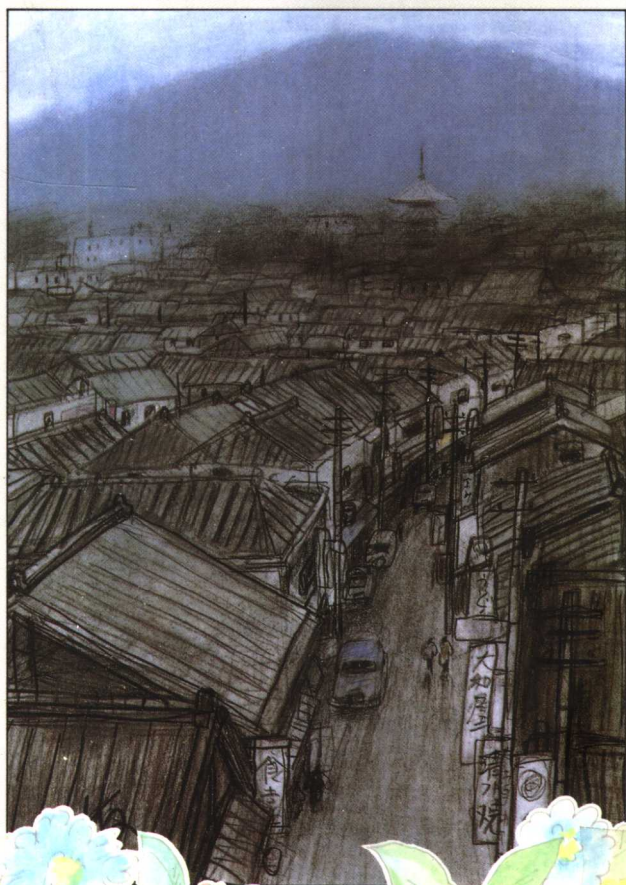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暗夜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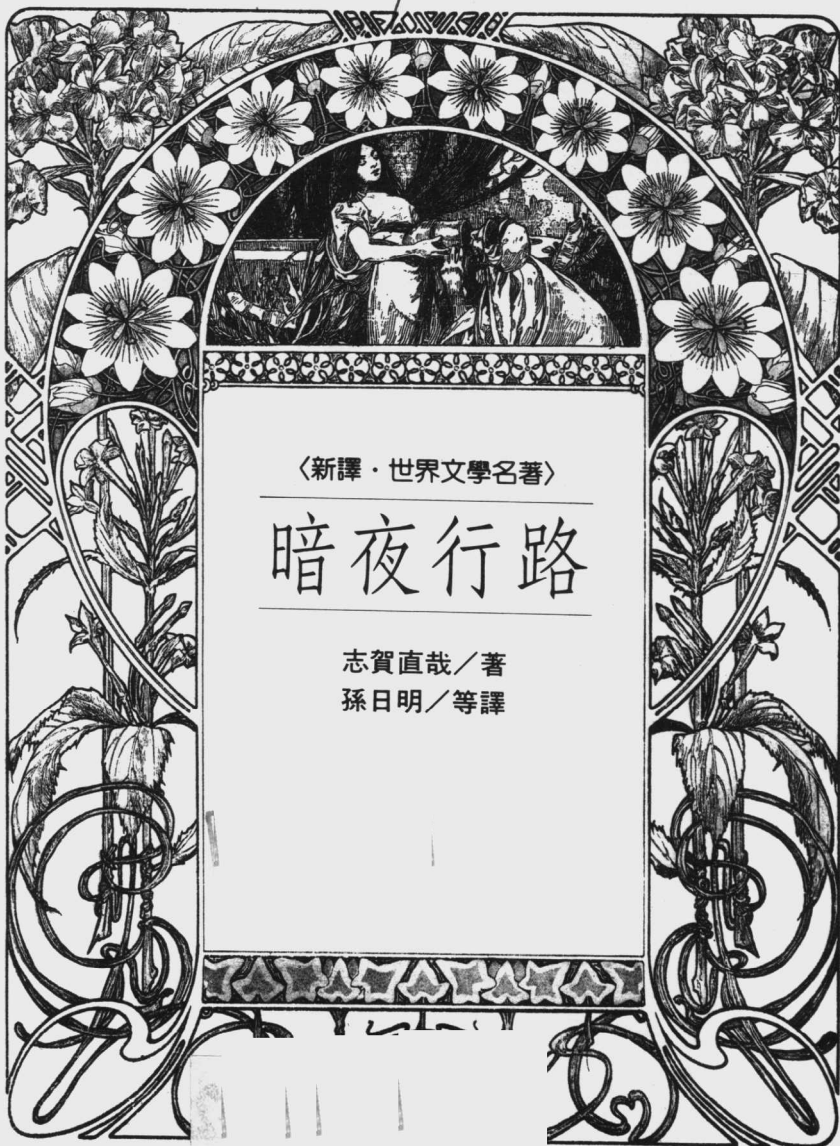
〔日本〕志賀直哉／著 孫日明／等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I313.44/11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11

1912

「小說之神」——志賀直哉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志賀直哉（一八八三—一九七二）在我國文學界和文學愛好者中並不陌生。他的《篝火》等短篇小說早在三十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我國。

志賀直哉於一八八三年二月生於日本宮城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逝世。他的一生經歷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個時期。特別是大正時期，他在短篇小說創作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成爲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志賀直哉出生於官宦人家。祖父曾在相馬藩府當總管。父親是大企業家。他本人在專爲貴族和大地主、大資本家子弟設立的學習院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求學。早在學習院學習時代，他剛滿二十二歲時，就發表了小說《菜花與少女》。這時他已立志畢生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一〇年，志賀直哉與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里見淳、長與善郎、兒島喜久雄等共同創辦《白樺》雜誌。從這時起，他相繼發表了《到網走去》、《剃刀》等短篇小說，開始走向文壇。之後他又發表了《母親的死和新的母親》、《正義派》、

《和解》等卓越的短、中篇小說，顯露出驚人的藝術才華和高超的藝術風格，引起文壇的矚目，被譽為「小說之神」。他不僅是白樺派的台柱，還擔任過日本筆會會長。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日本各家出版社曾先後發行過七次《志賀直哉集》。一九四九年日本政府授予他「文化勳章」。

志賀直哉有銳敏的觀察力，有強烈的自我感；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忘記對人性的理解和愛情。這些都使這位藝術家的創作貫穿著現實主義。他的作品大部分取材於自身的經歷、耳聞目睹的事實和個人的感受，看來似乎只不過是他的日記，但是，他能賦予這些生活片斷以高昂的詩的精神。他能用純樸的語言和精練的文筆道破深遠的哲理，使人讀起來餘韻無窮，浮想聯翩，顯示出他的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對生活的深刻探索。

*

《暗夜行路》（一九二一—一九三七）是志賀直哉前後花費十六年心血寫成的唯一的長篇小說，被視為傾注了他畢生精力的傑作。

這部長篇小說開始創作於白樺派的全盛時期。白樺派之所以發展到全盛時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當時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民主思潮，民主主義運動風起雲湧。這股浪潮也強烈地影響了日本。同時，世界大戰給日本帶來了社會發展

和經濟繁榮，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人類美好的理想和社會無止境的進步抱有希望。白樺派以「通過個人或者個性來發揮人類意志作用」（武者小路實篤語）為指導思想，始終貫串著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因而撥開了陰鬱的自然主義的烏雲，「打開了文壇的天窗，讓清新的空氣流通進來」（芥川龍之介語），贏得越來越多的讀者。

《暗夜行路》描寫了主人公時任謙作的兩齣命運悲劇。第一齣是謙作的出生。他是祖父和母親的私生子。這一點，他是在長大成人，選擇配偶時受到挫折後才知道。他認為總是這樣悶悶不樂是「沒有益處的，也是愚蠢的」；與其如此萎靡不振，倒不如振作起來，致力於創作，為自己殺開一條血路。然而談何容易。寫作毫無進展，他常常陷入憂鬱的心境之中。最後，他認為：「一切只有等待時間的經過」，「被捲入波浪中的人」只有「聽憑波浪擺佈，等待波浪過去」。

第二齣悲劇是當謙作找到了一位「羽毛屏風般的美女」，喜結良緣，滿懷希望走上光明的生活道路時，發現妻子失節。他陷入苦惱的深淵。這一不幸事件發生後，謙作也曾想到「對這一事件顧慮的結果會導致雙重的不幸」，因此，他強忍著怒氣。夫妻之間雖不能心心相印，卻也一時恢復了表面上的和睦。但是謙作內心是耿耿於懷，焦躁不安。他決定到大山中隱居一段時間，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使心境逐漸平靜下來。這一著果然

奏效。在那裡，他感到「幾年來縈迴在心中的傲慢的思想已開始暢快地溶化了」。他深深地感到「謙虛的心情帶來的喜悅」。他覺得「暢快地溶進大自然中就能解脫人間的苦惱」。他將在這種情趣中探求通向永遠的路。

看來，志賀直哉似乎企圖把兩齣因果悲劇交織在一起。他把主人公設置在這樣一個典型的環境中來加以塑造，暗示了一個人面對人生悲劇該怎樣正確地走完人生道路。作者將這部作品題名為《暗夜行路》，其用意是以此描繪出人生的「暗夜」和蒙受殘酷的命運悲劇的人物「行路」的艱難。然而，他在這一方面描寫得似嫌不夠深沉有力。倒是他用樸實而精練的文筆描寫出來的平凡的身邊瑣事（占了大部分篇幅）躍然紙上，使作品獲得成功。他所看重的，與其說是怎樣來描寫事實，還不如說是怎樣來關心、觀察事實。因此，他的作品呈現出自然和人生的本來面目，閃耀著經過磨練的心境的光芒。

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說他是日本心境小說的完成者，是大正時代最純粹的文學家的代表，並說《暗夜行路》「在近代長篇小說中也是最成熟的作品」。日本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還把主人公從戀愛到結婚的過程作為「近代日本的最高的戀愛小說」而加以讚賞。可見這部作品的成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

暗夜行路

——獻給武者小路實篤

序 文

——主人公的回憶

我得知我自己有祖父，是我母親產後病逝兩個月，他突然出現在我跟前的時候。當時，我六歲。

一天傍晚，我一個人正在門前玩著，一位素不相識的老人走到我跟前，停住脚步。這是一個雙眼深陷、弓著腰身、衣著不大講究的老頭。不知怎的，我對他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反感。

老頭笑著，似乎想開口跟我說些什麼。但由於對他毫無好感，我低下頭，不理不睬。老頭噘著嘴，滿臉皺紋，給我留下一種怪庸俗的印象。「快給我走開」，我心裡想著，更加警扭地把頭埋得低低的。

可是，老頭卻久久不肯離去。我終於忍不住了，冷不防站起來，往家裡跑。「喂！你是謙作吧？」這時，老頭從背後喊。

我似乎被這一聲喊叫狠狠地刺了一刀，停住脚步，轉過身來。我心裡雖然警惕著，頭卻不由自主地點了點。

「你爸爸在家嗎？」老頭問道。

那種高人一等的語調使我感到他盛氣凌人。我晃了晃腦袋。

老頭走到我的跟前，用手摸著我的頭說：「長大了。」

這個老頭究竟是誰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不過，一種不可思議的本能已使我感到他是我的近親。我感到苦悶。

老頭再也沒說什麼便走了。

過了兩三天，老頭又來了。這時，父親告訴我，他就是我的祖父。

又過了十天左右，鬧不清楚家裡為何決定讓我一個人到祖父家去住。我住進一所古老的小房子，它在根岸行之松附近的一條小巷深處。

這所房子裡，除了祖父外，還有一個叫阿榮的二十三、四歲的女人。

我周圍的氣氛與以往完全不同了。一切都寒酸，庸俗。

我的兄妹們都能留在家裡，唯獨讓我一個人與這位庸俗的祖父住在一起，當時我雖乳氣未脫，卻已感到不是滋味。但是，這樣不公平的事情，我自幼就習為常了。正因為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我也無意問個究竟。不過，我已經模模糊糊地感到，這樣的事情，在我今後的一生中，還會不斷發生。因而，我感到寂寞。這使我想起我那兩個月前死去的母親。我更加悲傷。

父親雖然從未明顯地虐待我，但對我一貫冷淡。不過，對於這樣的態度，我已經太習慣了。這就是我所體會到的全部父子關係。我根本不懂得把自己所體會的與兄妹們所體會的進行比較。因此，我也不覺得這有多麼可悲。

母親倒是對我狠心。她常常罵我。說實在的，我也是一個淘氣鬼，不聽話。但是，往往同樣的事情，兄妹們幹了並不挨罵，只有我一幹就挨罵。儘管如此，我還是衷心地敬愛我的母親。

記不清是四歲還是五歲了。反正是一個秋天的傍晚。有一次，我趁人們都忙著做晚飯的時候，悄悄地來到洗臉間，順著放在那裡的梯子，一個人爬上正房的屋頂。我沿屋脊爬到鬼頭瓦處，騎在屋脊上，得意洋洋地放聲歌唱。爬到這樣高的地方，我還是第一次。往常要抬頭方能看到的柿子樹，現在就在我的腳底下。

美麗的晚霞布滿西天。鳥兒在忙碌地飛翔……

「謙作！謙作！」不一會，我聽到母親在下面呼喚。她的聲調過於溫柔，簡直叫人噁心。「喂，你坐在那兒別動。別亂動啊。山本就要上去。在那兒老老實實地呆著。」

母親的眼梢有點兒往上挑。正因為她過於和藹，我知道這又惹下大禍了。我想趁山本上來之前爬下去，便騎屋在屋脊上往後挪。

「哎呀！」母親嚇得幾乎要哭了出來。「謙作真乖。謙作很聽媽媽的話。」

母親目不轉睛地用銳利的目光盯著我。我身子好像被她盯住似的，動彈不得了。不一會兒，學僕和車夫小心翼翼地把她弄下來。

不出所料，我被母親狠狠地打了一頓。她激動得哭了起來。

母親死後，這個記憶忽然由模糊轉為清晰。直到晚年，每當我回憶起這樁事，總是止不住眼淚。不管怎麼說，只有母親才是真愛我的——我這樣想。

不知是在這件事之前還是之後了，記得也是在那一段時間。

我一個人躺在茶廳裡。父親回來了。他不聲不響地從衣袖裡掏出一包點心，放在食品櫃上就走了。我躺在那兒，眼盯盯地看著這包點心。

父親又走了進來。這一回是把這包點心藏到櫥櫃深處，然後又出去了。

我心頭火起，情緒一下子低落下來。一會兒過後，母親拿著父親脫下的外衣，走了進來。這時，我那任性的脾氣一下子又發作了。我心裡又生氣又想哭。

「媽媽，我要點心！」

「你胡說什麼！」母親立刻申斥我。因為我剛剛吃過當天的點心。

「給點什麼。欸，給點點心。」

母親不回答，把疊好的衣物往櫃子裡一放就要出去。

「欸，給點點心！」我站起來，攔住母親的去路。母親一聲不響地使勁擰我的臉蛋。我

生氣地啪的一聲把她的手推開。

「你不是吃過了嗎？還要什麼？」母親白了我一眼。

我死乞白賴地要父親剛拿回來的點心。

「這可不行……」

「不嘛！」我好像堅持自己的權利似地頑固地搖著頭。不管怎樣，我的心裡煩躁得很。我並不怎麼想吃那點心。總之，除非我大哭一場，或是挨一頓罵，挨一頓打，否則，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是改變不了的。

母親把我的手推開，想走出去。我出其不意地從背後抓住她的腰帶，使勁拽著。母親身子晃了幾下，才抓住拉窗。拉窗脫落了。

母親真的生氣了。她抓住我的手腕，猛力把我拉到櫥櫃前。她用一隻手抱住我的腦袋，另一隻手往我不肯張開的嘴裡硬塞進一塊厚厚的羊羹。我只覺得從我緊咬著的黑牙縫裡，羊羹擠成一條條細絲鑽進嘴裡。我嚇破了膽，連哭也哭不出來。

由於過分激動，母親突然哭起來了。一會兒之後，我也大哭起來。

根岸的家裡，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祖父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叨著牙籤上澡堂去，洗完澡回來就仍舊穿著睡衣用早餐。

來客中間，是什麼樣的怪人都有。尤其是玩紙牌的晚上，更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湊合到一

起。大學生，舊家具商，小說家（？），還有大家稱之為「山上太太」的那位五十開外、寡婦似的女人。她提著一個當時醫生們常提的黑色皮包，據說裡面裝著許多零錢、一付新紙牌和一付寬金絲框眼鏡。但是，又聽說這個女人並非寡婦，而是當時在某大學教歷史學的老教授的太太。她的侄兒曾經和阿榮同居過。因為有這麼一段關係，她才瞞著丈夫來玩的。大約是二十年之後，我從阿榮那兒聽說，她的侄兒是個大酒鬼，吸雪茄，又是一個十足的浪蕩漢，兩三年前不明不白地自殺了。

山上太太一般都是在十點鐘左右就回去。這時常有一個說書藝人加入這一伙。他雖然是東京人，卻操著滿口的大阪方言。

阿榮不參加賭博，但她對於祖父的勝負可能是真正關心，常常在一旁插嘴。這時候，藝人就說些下流話來挖苦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後來，我曾想過，祖父為何生活並不困難，卻如此度日。父親每月給他的錢足夠他用的。但他時而搞些破爛家具轉手買賣，時而把房子租給舊家具商拍賣破爛家具，弄點房租錢。看來，只要能撈一把，祖父就感興趣。

阿榮平時並不漂亮。但是，每逢洗過澡，塗上一層厚厚的化妝品，在我的眼裡她就非常美了。這時，阿榮往往興頭起來，和祖父喝酒，還哼起當時的流行歌曲。有時一喝醉酒，她就出其不意把我抱到膝蓋上，用她那粗壯有力的雙臂緊緊地摟住我。雖然我被摟得很難受，

卻迷迷糊糊地感到一股莫名的快感。

我對祖父到底也喜歡不起來。不，不如說是越來越討厭。但是，對阿榮，我卻漸漸地產生了好感。

來到根岸之家以後，過了半年多的一天，記不清是節日還是禮拜日，祖父把我帶到了久別的本鄉的父親的家。適值兄長和學僕到目黑去郊遊，只有一個名叫福子的、未滿周歲的嬰兒和父親在家。

當我跟著祖父到父親的起居室問安時，難得父親這天情緒很好。他與往常不同，跟我說起話來笑容滿面，和藹可親。這可是他的冷熱病。那天，也許有什麼事令他心情愉快吧。不過，我並不懂得這些。我像是被什麼吸引住了。祖父回到茶廳以後，我還是一個人留在那兒。突然，父親對我說：「謙作，怎麼樣，咱們摔個跤吧？」樂得我想必是滿面笑容。我點點頭。

「好，來吧。」父親坐著不動，伸出雙手，拉著架式。
我一躍而起，立即猛力往他身上撲去。

「力氣真不小呢！」父親一邊輕輕地把我推了回來，一邊說道。我低下頭來，邁著小步又撲上去。

我已忘乎所以。我想讓父親看看我有多大的氣力。與其說想在摔跤中取勝，不如說想使父親佩服我的力氣。我每次都被他推回來，又不管三十七二十一地再撲上去。這種情形在我